

地產地消的《起司與馬卡龍》

吳宗謀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2015 年當地時間 1 月 7 日上午 11 時 30 分起至 9 日傍晚，巴黎市區及周邊發生了 3 起殺人案件，分別造成 12 人、1 人與 4 人死亡。3 名嫌疑人也在逮捕過程中喪命。這 3 宗案件在台灣輿論中被統稱為查理週刊事件。

雖然發生在屬於歐美與西方的法國，部分媒體與論者憑著勇氣與其國際觀（亦即英文與簡體中文閱讀能力），在逮捕行動尚未結束前，就從不同觀點，進行分析、評論與回應。

這些言論至少有下列兩個優點。

第一，所有論者都避免了常見於台灣刑事案件報導的獵奇、窺視與妖魔化。一方面因為距離遙遠，無任何台灣媒體投入 SNG 車連線轉播。另一方面，涉嫌攻擊查理週刊辦公室的兄弟檔與侵入尤太食品超市挾持人質的庫利巴里等 3 人的背景，在各家分析、評論出現前仍未見報——更準確地說，尚未見於英文媒體。

第二，許多論者展現了見微知著的洞察力。在一個面積相當於新竹市、人口略多於桃園市的都市，一份平均發行量約 4 萬 5 千份，具話題性時最多僅達 15 萬份，整體而言僅達同樣以諷刺漫畫聞

名的鴨鳴報 1/8 的小型媒體，在數幅封面與插畫中濃縮了西方宣傳自由、民主與人權但實則恐伊斯蘭又排阿拉伯的偽善。不少分析一致認為，法國禁止穆斯林女性配戴僅露出眼睛的面紗，是侵害宗教自由，打壓多元文化。被攻擊的週刊濫用言論自由，是這種霸權的幫兇。

延伸自查理週刊事件的議論十分踴躍。許多個人最遲在過去 1 年內更深度的政治化應該是爭鳴現象的近因之一。自 2014 年台灣及香港的公民運動後，公共事務受到更多關注，價值思辨的論述重獲新生。

然而這些圍繞外國事件的言論具有「地產地消」的特色。討論的踴躍程度與資訊的含量缺少相關性。雖然有關加害嫌疑人與被害人各方的訊息不斷出現，但討論快速地聚焦於到例如「西方壓迫伊斯蘭世界」、「言論自由的行使侵害宗教自由」等不需法語能力與事實資訊的議題。發言者只須關注台灣受眾的反應。而台灣受眾也只能以本土的社會及政治衝突經驗，作為詮釋這些發言的前理解。於是攻擊時嫌疑人高喊昂拉至大，即意謂著他們是穆斯林；而穆斯林必定優先捍衛伊斯蘭信仰；伊斯蘭信仰

必有共通的政治訴求；攻擊查理週刊與尤太食品超市的行動，必定與以巴衝突脫不了關係。即使「法國穆斯林」包含許多利害相衝突的異質群體也不在考慮之列。也許是我個人過度解讀，許多論述中所表達的規範性意見，隱約指向樂生療養院、農地掠奪、原住民族保留地BOT、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關係、同性結婚的修法倡議、新住民的法律地位、乃至於新任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政見等國內議題。

「地產地消」的結果之一是定居西方的穆斯林與伊斯蘭世界不僅被簡化，更遭到病理化。伊斯蘭信仰彷彿必須由最極端且最具攻擊性的路線來定義。穆斯林與歐美及西方社會、以及受西方社會保護的尤太族群格格不入，缺少共享的價值。穆斯林與後者的共同生活只能是遭到殖民、剝削、排擠與壓迫。少有人回憶到美軍入侵前的伊拉克即是少數以世俗政府來維持族裔與宗派和平的實例。也少有人注意到突尼西亞這個所謂「阿拉伯之春」中少數成功地結合和平轉型、伊斯蘭文化、世俗政府與平等保障的個案。如果仍然只能依賴英語媒體，今後也更不會有人記得該國穆斯林社群向來友好尤太族群，並大舉紀念死於超市的拉比之子尤阿夫·阿塔伯。當然，西方以外的伊斯蘭世界一致譴責攻擊行動，嚴厲反對將恐怖攻擊者聖徒化，並反思伊斯蘭世界的政治改革在埃及等地的失敗，以及對多為穆斯林之庫德族的壓迫等重要訊息，即使以英語寫成，也難以接觸到台灣閱聽人。

回到事件本身，我們不能忽略 3 宗案件都是法國人遵從來自境外的要求而

相殘，而非虔誠信徒的衛教。而 3 名死亡的嫌疑人與其中一人事實上的妻子布梅迪妍都在 20 多歲時突然轉向反伊斯蘭的極端路線。開槍的 3 人都出生在 1980 年代初期。庫阿希兄弟生於巴黎 19 區。兩人的生父不詳。母親必須提供性服務來養活 5 個子女，但在懷上第 6 胎時因服藥過量死亡。10 歲與 12 歲的兩兄弟被送到法國中部鄉間的育幼機構。相較於好勇鬥狠但足球才能出眾的弟弟謝里夫，兄長薩義德沉靜內斂，按時祈禱，不菸不酒。而庫利巴里在取得職校文憑前，與父母及 9 名姊妹生活在郊區的普通家庭。三人受恐怖攻擊倡導者影響的近因都是被拘留及入監服刑。布梅迪妍與有前科而接受官方就業培訓的庫利巴里在 2009 年結婚後仍然將穿著比基尼泳衣的照片上傳至網路。而她突然改著僅露出眼睛的罩衫後，認為丈夫對信仰並不嚴肅。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與法國國內的背景。在國際舞台，法國雖然在 2003 年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並導致薯條被改名為 freedom 或 liberty fries 的抗議），但 2005 年後席哈克與薩科吉兩任總統皆支持許多歐洲國家反對的美國中東政策。而在法國國內可說是側重棍棒而未提供足夠的胡蘿蔔：從 2002 年 5 月起近 4 年期間兩度擔任內政部長的薩科吉將社會經濟弱勢的郊區與少數族裔作為治安政策箭靶，2005 年已引發嚴重流血衝突。而學校教育缺乏社會混合功能，學校招生來源明顯向特定社會經濟位置集中，仍待更大幅的改革。

與其繼續模仿《菊花與劍》書寫《起司與馬卡龍》，更值得實事求是。